

人和人,最终看的不是相貌、身材,是气质。这话不新鲜。但这次在洛阳发现,这意思,竟同样可以用在花上。

四月是洛阳的牡丹花月,一城中赏花处众多,被当地人称为“牡丹花月”,一城之中,不下十处。才知道“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意是怎样的背景。这众多赏花点,白马寺是不在其中的,我们去白马寺也不是冲牡丹,谁知竟然相逢,此处庭院中的牡丹,依亭生,傍桑植,同样的雍容



1992年的某天夏夜,一个叫阙光伦的台湾人游走在上海街头。他说那天正好朋友聚会,他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他喜欢的“波尔多”。那时他刚到上海,以为上海和台北一样,到处都有“波尔多”和“勃艮第”,不曾想寻了一夜,不是青岛的“味美思”就是通化的“果子酒”……

葡园老阙的「杯酒人生」

刘沙

也就是在这个寻酒之夜,老阙萌生了一个多年后足以奠定他“葡萄酒教父”称谓的念头,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上海的葡萄酒市场尽快丰富起来,更要让葡萄酒文化得以在上海传播……

今年早春的一个中午,距当年那个“寻酒之夜”已过去了整整25年,我和老阙对坐于一家日料店的阳光下,几片金枪鱼刺身加一份干炸臭豆腐,配上一款西班牙里奥哈的赤霞珠和德国约翰山堡的迟摘甜白。老阙的一段段传奇,便于这饕餮中杯酒间缓缓释然。

老阙出身于台湾,祖籍则是湖南。难怪他那张玩童相的脸上,总是弥漫着些许湖湘文化的智慧和儒雅,甚至长久注视他那张脸,还会情不自禁的在心中念起“湘江北去,桔子洲头,万山红遍……”的伟人诗句。

老阙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大学广播电视系,做过传媒和广告,后来,转行房地产。他说,今天自己的成功,无非就是抢了个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在台北卖楼了。到了九十年代初,他又抢先登陆上海房地产市场。1997年,他再次捷足先行,成就了自己作为上海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先行者……

老阙是个内心充满灵性和创意的人,早年台北的一个叫“初恋八里”的楼盘,成就了他最早的英名。八里本来只是台北的一个地名,地处偏僻名也平淡无奇,楼盘本来主打的是那些新婚燕尔的年轻人,但开盘后却无人问津。老阙觉得既然主打新婚族,那就必须赋予一些情怀和意境,于是当年也在恋爱中的他便有了“入住八里便能让婚姻保鲜如初恋”的创意。把八里的这个楼盘命名为“初恋八里”。是啊,谁又不想婚姻如初恋呢?台北有“初恋八里”,上海则有“夏朵”和“葡园”……老阙说,“寻酒之夜”萌生的那个念想,直到七年后才得以实现。1997年他把上海售楼处改建成了葡萄酒专卖店,那就是直到今天都被誉为是启蒙了至少两代上海葡萄酒爱好者的夏朵葡萄酒专卖店。

“夏朵”是法语酒庄的意思,在当年能想出用“夏朵”来命名专卖店,也绝对是个时尚的動作。

这七年里,他去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国的酒庄考察,目的是通过品鉴各种不同的葡萄酒来定位他将在上海开始的葡萄酒生意。他在上海建立的是一个高品质的葡萄酒品鉴和销售平台,要让上海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们不仅能喝到好酒,更要让葡萄酒文化得以传播和普及。夏朵葡萄酒专卖店不仅让人们品尝到了世界各地的美酒佳酿,更是成就了至少成百上千人的葡萄酒事业。所以直到今天,“夏朵”都一直被人们称之为上海葡萄酒爱好者的“黄埔军校”。

2005年,老阙又创立了著名的葡园酒庄。酒庄藏有近千种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葡萄酒。当时他的创办理念在今天看来依旧很先进,那就是在专卖店的基础上,进行仓储式的经营,将餐厅、仓储以及办公室融合在一起……精华在于品尝和交流。十年来,老阙的葡园酒庄坚持每月至少一次的葡园品酒会,美酒佳人,浓醉微醺,葡园老阙,杯影陆离……葡园品酒之夜,早已成了沪上爱酒者的良辰美景。

老阙说,葡萄酒更像艺术品,收藏葡萄酒就是收藏当年的阳光和气氛。不会有一模一样的葡萄,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微风细雨的润泽,尤其是入口时的那一秒,决不会有相同时光……喝着德国约翰山堡的甜白,老阙沉醉于他对葡萄酒的意乱情迷之中……



白马寺的牡丹,余舍的书

芳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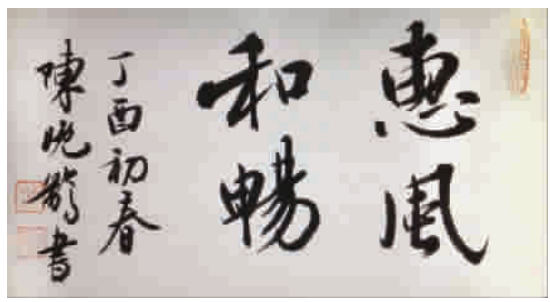
可有啥养花人的传说吗?

有人答:有啊,前些年就有一城郊老农,在路边见到一株牡丹,挖回自家院子里种着,结果春来并不开花,几年不开就想把它挖来扔了,他老母亲说,好好的,别挖,留着。哎,结果,他母亲去世第二年,这牡丹就开了花,而且一开三四百朵,轰动了全城,现在年年开,都是上百朵。有专家去考察过,说这一株牡丹树龄有300多年了。央视也来采访过。他现在也开放给大家观赏,不收费。

这是传奇,是奇遇,毕竟不如眼前的花人关系平实。公园里的养花人,不是不爱花,但总归是当展品吧;而白马寺的养花人,想来却是把花当伴侣的,养护浇灌,清清爽净同在天地间长着。

又有人问:牡丹最长可活多久?

另一人答:可不敢说!牡丹是木本,有500年成精的。梁思成林徽因爬上去测量的那个唐朝佛光寺,下面不就都是牡丹树?



书法 陈晚龄

从发表于报纸副刊的散文、随笔(以刊于海外,尚未结集的新作为主体)选编一个集子,不能不对主要发表园地作一回顾。

首先想到的,是旧金山一位已成故人的文友——敬爱的德蓉大姐(1942—2012)。从1993年开始,德蓉在旧金山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日报》副刊开《自说自话》专栏。这位生于北京,青春时代嫁至香港,中年以后离婚,后去美国的普通女性,每星期刊登数篇千字文,好像你也可以写,那感觉真好。还有,副刊每天按时来到,停停当当,岁岁年年,有那种生生世世的情谊。

如果副刊是餐厅,读者是食客,作者就是厨师。我的“厨艺”平平,且都是“家常菜”,但为副刊写稿的资格颇老。可以说,没有海外副刊,我连起码的水平也不具备。我1980年在全新环境中思考和书写的,因生活平庸而产生的对灵性的渴求,前辈的示范和教诲,一步

问答的人,都没有笑的。白马寺,有中土第一古刹之称。汉明帝所建,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始。源于明帝的一梦,说梦见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遂遣使向西域而来,乃得经像,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此在史书中有记载。建寺、译经、受戒,这些事中土皆以白马寺为始,第一古刹不是虚名。《洛阳伽蓝记》中还专门讲到寺中的植物,当然,时在武皇贬迁牡丹来西京前数百年,那植物自然不是牡丹。“浮图前茶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茶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

第一次去洛阳,时间又短,尽管东西奔袭,哪里就摸到千年古都的脉呢?倒是晚上回到酒店,在一床纯棉的床单被褥中,看《洛阳伽蓝记》,觉得深沉有味。

以前翻此书,总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这回不同,身在洛阳,空气中仿佛自然有人引路,杨衙之若着黑衣鞭快马,来夜夜领人,去那一千多年前的洛阳。

书里写佛教初入中土

阳光明媚到通体透亮的时间里,窗上的晴天娃娃笑得正欢。喝一杯茶,洗一些衣物,视线掠过几段温暖纯然的字,聆听有日光味道的歌,发一会儿呆,眺望远方以及最近处地板的遐想。

怀抱刚刚晒过的被子,用力呼吸一种微笑的温度。

微笑的温度,略带睡意和梦境边缘柔软似绒毛的浅蓝色。须臾,又因一粒尘埃的飞扬而构筑起真切牢固的样子来,

的盛况,王侯将相,皆以供奉布施为荣:“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竟摹山中之影。”

汉、晋,再至北魏的发展,洛阳城内外,已共有一千余寺。在这一千余寺中,作者对永宁寺

的描写最惊心。永宁寺为灵太后胡于熙平元年(516年)所立,太后的母亲,曾临朝称制,亦深信三宝。修建了这座精丽为“阎浮所无”的永宁寺。可叹这寺庙,前后只存在了不到20年,并数度成为兵变和政变之地,永熙三年(533年),为火所烧。大火经三月不灭。胡太后本人也于之前的528年被叛臣沉于河中。

刹那生灭的永宁寺,却在文字中保留下来了: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

步地使我成为独立的、全新的写手。

20世纪80年代初,我给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投的稿件,是读了大量台湾现代诗以后学写的新诗。开始时,主编王渝的退稿信,我抄在日记本上,其中有一句:“你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写,会让粗疏破坏了一切。诗

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不要说一段一句,乱、错、粗疏不得,连一个字都得好好斟酌。因为写诗时,文字不仅是工具,亦是目的。”整整30个寒暑过去,2014年夏天,在纽约《侨报》举办

的讲座上,我向在场的王渝大姐说:“您是我异国写作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编者与作者双方的文化乡愁,付出了无数心血,从而将报纸的“后花园”(王鼎钧先生对副刊的妙喻)料理得花团锦簇。作为投稿者,永远感谢他们的奉献。

《抓在手里的阳光》(副刊文丛—“个人作品精选”系列)自序(节选)

抓在手里的阳光

刘荒田



微笑的温度

黄惠子

幕激烈宁静又细致醇厚的情节,叫人珍惜而不忘。

在我所历经的存在当中,打扫一间屋子,整理好一堆杂物,擦拭一把沉和的木椅,斜看落在一侧的影,都不愧为一场画面素净值得信赖的行进。

就率真去感受,这点滴间的葱茏年华。



天长地久 施斌篆刻

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这宝铎和鸣的铿锵,让我在千载之下,在这家名余舍的旅店中,纵然深夜万籁无声,只有间或的车声向远方消失,如也被撞击。

《洛阳伽蓝记》是店里的。这家酒店是设计师酒店,意外入住,没有更多的了解,只凭它为客人准备书籍的心情,凭这些书中有《洛阳伽蓝记》,有孙犁,有丰子恺,有俞孔坚,便默默认了它为友。

一个旅店的书,就像白马寺的牡丹,高明处会让人想起后面有人。这些人,像杨衙之,都以某种力量,隐隐约约在超越世间的毁灭和凡庸,让一座城池,获得更长久的生命。

掌上纹路以生活本身来穿透那层层凛冽的风,行走安稳,质地和煦,延续出生命一幕

南非游

(三首)

邓伟志

登好望角

信步登好望,双洋一目收。自然和睦处,人类相煎羞。

注:上好望角灯塔,先乘缆车,接着还要再爬120个台阶,方能见印度洋与大西洋在南非之南端的好望角下汇合。

过错误的港湾

葡人探险到该湾,风暴逼其把路还。咫尺未能达好望,先贤憾憾后生填。元非对错参商背,负负得正靠风缘。求索科学多困阻,勇于纠错得向前。

注:1486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率探险队寻找一条通往东方“黄金乐土”的海上通道。当船队航至接近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的好望角(后来命名)水域时,狂风大作,只得返回葡萄牙,于是失去了到达好望角的机会。为了引为教训,后人把迪亚士止步的港湾称作“错误的港湾”,现在港湾已无风暴,十分美丽。1497年11月,葡萄牙另一位探险家达·伽马率领舰队经好望角成功驶入印度洋,从此好望角成为欧洲人进入印度洋的海岸指路标。2017年3月我三次经过错误的港湾,感想良多,遂谄出八句。

跳崖

疑似流星坠八荒,忽复腾空赛宇航。当胜行者空翻术,虽叹弗如未感伤。

注:桥梁是用来便利交通的,两边栏杆高耸,防止行人掉下。可是,南非有座跨越峡谷的大桥,办了一个运动项目:“跳崖”。勇者一个接一个跳下几百米深的峡谷,惊心动魄。



咱倒班的人

王丹云

来,“倒班十几年了,除了工友很少看到其他人……”就这样,那些不为人知的甘苦化作了首期《周末刊》大特写《咱倒班的人》。

创刊号一炮打响,编辑部接到很多热心读者的电话。我们又趁热打铁把倒班津贴多年未变、改变倒班运行方式、设置倒班工作年限等来自最基层、最普通员工的诉求,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公司高层领导。

“长空飞雪”的是一位倒班青年,他这首《咱倒班的人》引起了倒班工人们的强烈共鸣。“早起睡不好,中班睡得晚,夜班不能睡,休息一睡就没了……”除了工作强度、职业发展、薪酬待遇、婚恋家庭等都是倒班工人心头的“结”,这不就是我们关注的话题吗?惭愧的是,这个常年与家人、朋友生活在两条轨道上的特殊群体,竟一直游离在我们视线之外。扔下饭盒,冲进总编办公室,没等我们说完,总编当即拍板:“有戏!”

或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两天后的周末,4位女记者决定兵分两路,体验倒班工人们的夜班生活。那天,我们遭遇了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每个

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采访从下午三点开始,一路跟随倒班工人从离开家门、乘上厂车到交接上岗、交底下班,17个小时里踩了8个采访点。

“上夜班有啥好看的啦?”被“跟踪”的倒班工人见了我们很是拘谨,有一搭没一搭地才慢慢热络了起来。

“跟班”的倒班工人见了我们很是拘谨,有一搭没一搭地才慢慢热络了起来。

来,“倒班十几年了,除了工友很少看到其他人……”就这样,那些不为人知的甘苦化作了首期《周末刊》大特写《咱倒班的人》。

在一年后的回访中,“长空飞雪”告诉我们:公司对倒班工人的甘苦更重视了,“四班三运转”改为了“八进八出”,倒班费已经翻倍,新进大学生开始实行轮岗倒班……这让我们更加坚信:企业报除了见证和记录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进程,更要用心去参与和助推,有责任、有担当,企业报才会有作为。

离开企业报的这些年,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变,传统媒体面临转型变革。时代潮流总是在变化中前行,但换位思考、解析热点、回应关切,始终是记者无法卸下的责任,企业报始终是企业应该擦亮的“第三只眼”。卸下了职责卸不下情结,这大概是我回首这七年还时有心痒的原因吧。

十日谈

企业报凝练梦想的故事,明请看本栏。